

清明 思亲
书香祭扫

代人写信的母亲

方舟

一转眼,母亲离开我们已有20多个春秋。但50多年前,她义务代人写信的情景,总是盘桓在我脑海中,久久挥之不去。

1960年代,我还在读小学,却清晰记得那些来家请母亲写信的女性长辈,总是拿着信纸、信封,和一枚4分或8分的“龙头”(邮票),语气十分敬重,口口声声喊着“郑老师”。在她们眼里,母亲是在上海教书回来的,是农村里少有的文化人,懂得她们想写什么。

来代写信的,90%是思念外地当兵儿子的乡村老母亲,很多时候讲话讲不到点子上,有时还会表达错误。母亲会引导她们说出本来就想说的话。

其中,一位被母亲称呼为“宪良奶奶”的长辈,她的女儿叫陈恩美,也是母亲的学生。“宪良奶奶”给女儿恩美的每一封信,都会请母亲帮助写,而且两个人有说不完关于恩美的话。远在太原的恩美也知道这一封封家书都是出

于她的老师之手,所以每一次回信都会写得热情洋溢,并对“郑老师”表示感谢。而女儿恩美的回信,“宪良奶奶”都会带来请母亲念,每一次母亲还没有把信念完,“宪良奶奶”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三年级暑假的一个下午,“宪良奶奶”神色慌张地又来找我母亲写信,母亲外出劳动了,她等了很久很久,还是等不到人。“宪良奶奶”说:“这信很急,你帮我写吧!”我心里一怔,我写得吗?在她的反复恳请下,我只能勉为其难了。听完“宪良奶奶”的诉说,我才知道,原来她家人患病,要求女儿见信即回。

一段时间后,恩美回家省亲,专程来看望母亲,看见我就说:“这封信上的字迹,不像是郑老师写的,莫非是你写的?”我羞红了脸,不知如何作答,母亲倒是坦然代我回答了。

自此,我开始经常学着母亲,帮堂外婆、堂舅妈们写信,跟母亲一样,静静地倾听,稍稍地引导,默默地思考,把她们的爱和思念,传递给远方的亲人。

和妈妈的最后一别。一个多月后,我收到父亲发来的电报,妈妈因病去世了。

那年,妈妈才49岁。她短暂的一生,把所有的爱和奉献,都给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。她一生充满了善良、关爱、艰辛、勤劳和包容,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,久久不能挥去。

记得小学毕业后,我到县城参加中考。妈妈天不亮便起床,用攒下的几两白面,做成烙饼,煮了几个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,让我当午饭。

当我拿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时,妈妈为了送我上大学,十多天里,一直带着病体忙里忙外,精心准备,缝衣、做鞋、收拾行李。在我准备去市里坐车的当天中午,专门做了餐拉面,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妈妈做的饭。

人们说,伟大出自平凡。我从妈妈的身上真正体会到了这一含义。

怀念我的大嫂

李朝秀

我的大嫂叫付金仙,1940年11月生于安徽省宿县塔桥孙路口村(现为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塔桥村路西组),2022年2月14日12时许去世,享年83岁。

随着清明的临近,我对大嫂的思念更加强烈。我常常在梦中与大嫂对话,她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浮现,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记得大嫂与大哥结婚两年后,大哥于1964年12月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当时的生产队是凭工分来分配粮食和现金的。由于我家男劳力少,大嫂几个孩子都还小,加上男女同工不同酬(男劳力出工一天9分,女劳力出工一天7分),为了多挣工分,供我和其他几个孩子上学,大嫂每月都是满勤出工。但单靠挣工分难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,为了改善生活,帮助家庭度过难关,大嫂起早贪黑地拾柴、割草、养鸡、喂猪羊、种菜来补贴家用,同时也积极帮母亲点缝补洗刷等家务工作。



大嫂干农活是一把好手

让我这个小叔子骄傲的是,大嫂在1981年分田到户(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)前,一直担任我们魏西生产队妇女队长。在任期间,大嫂以身作则,苦活、累活总是冲在前,如拉犁子、拉耩子、挖沟、挑(抬)河泥、抗旱挑水、修路、打场、扬场、铡草、积肥等,都有她忙碌的身影。

由于大嫂干活肯吃苦,为人诚实,在担任妇女队长的同时,还兼任生产队仓库保管员。大嫂以队为家,随叫随到,公私分明。凡是粮食、种子、化肥、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摆放有序,严格物资进出登记制度,做到了账物相符;物资无丢失;粮食、种子无霉变,赢得了村民的好评和信任,被大家誉为好管家。

人们常说,长兄如父,长嫂似母。大嫂在我眼里就是一位慈祥的母亲。

清明·思母

彭国志

从孩童到成年的十多年里,每次回家,总是先喊一声“娘”。妈妈笑盈盈地从房里迎出,接过我手里的东西,拍拍我身上的灰尘,把我拉进门。但这甜蜜而温馨的情景,却在1965年8月23日戛然而止。

那年,我高中毕业,考入空军工程学院。那天,我从长治市乘坐长途汽车,前往太原市集中点报到。当汽车快到我们村时,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从座位上站起来,急切地望向窗外。看到了我那久病的妈妈坐在凳子上,注视着公路边车来的方向。她看见了我,向我招手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浑身颤抖地大喊了一声“娘”,向妈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车缓缓地从妈妈身边驶过,妈妈的身影渐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。可万万没想到,这竟是